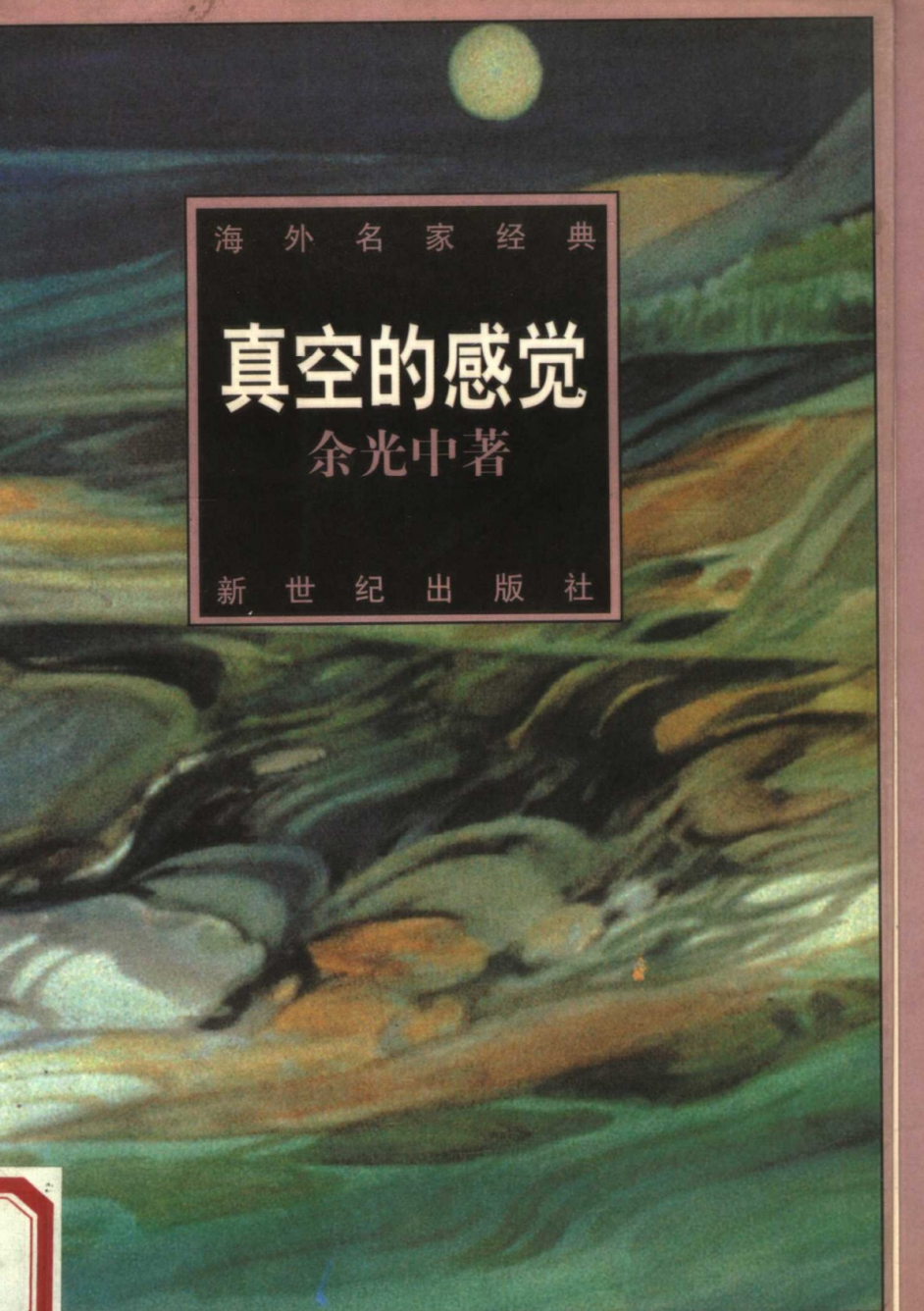




海 外 名 家 经 典

真空的感觉

余光中著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余光中〔台湾〕著

真空的感觉

主编：傅光明

顾问：林海音

编者：郑 实

新世纪出版社

海外名家经典(第一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814-6/I·217

定价(全八册):76.80元 本册:9.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海外名家经典》

总 序

说海外华文文学发端于 60 年代的台湾文坛也许并不为过。1950 年以后,活跃在台湾文坛的作家,大多是由内地迁移过去的。他们的青少年时代以及所受的教育,也是在内地度过和完成的。所以,抒发深沉的民族感情和文化乡愁,始终是这一代作家热衷的主题。

到了 60 年代,台湾兴起了留学热,青年人潮涌美国负笈求学。这些高瞻才华的海外学子,把在异域的生活真相同异域文化相融合,创作出震撼一时的“留学生文学”。这之后,随着华裔作家散居世界各地,作为整体的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茁长起来。

海外华文文学同中国本土文学,都是以中华文化为母体根脉的。但海外华文文学又有其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像作

为海外华文文学重镇的台湾文学，已经渐成气候的香港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菲华文学、美华文学、加华文学，甚至欧华文学，都无不打上本地域文化特质的烙印。换言之，中华文化为海外华人作家提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学根源，而他们所处地域的人俗物事、文化历史和社会政治，又使他们进行着完全本土化的创作。也正因为此，由中华文化衍生出的海外华文文学，才呈现出了形神各异的多样面貌。

与国内文学界、学术界相比，海外华人作品的最大特色是行文活泼，“实话实说”，没有躲躲闪闪，更少学究气。抒情表意，直抒胸臆；指陈时弊，一针见血。只有在读这种文章时，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阅读的“快感”。

为从一个侧面展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异色彩，我们策划编辑出版这样一套《海外名家经典》丛书。我们力求在有限的篇幅里，把入选作家的短篇精品（包括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等体裁）做一个聚珍汇展。读者既可以大致了解每一位作家的创作轮廓，又可多少领略到作家所在区域的本土文化特质。我们不求大而全，只要小而精，以小来见大，以一斑来窥全貌。

我们愿以这套《海外名家经典》来为国内读书界换换“口味”，但愿“品书”的朋友有个好胃口！

傅光明

1998年9月

余光中是一首诗

(代前言)

承托着诗人之名，从少年弱冠至今白发古稀，余光中，这个名字就如同一首诗。

对大多数人来说，青春=诗，诗就是青春。在意气风发的朝华年月谁没有过指点江山的壮志豪情，风花雪月的寸断柔情？只是与诗无缘的，还未形诸笔端，美好的感觉便如闪电般飘逝了；缘薄的，草草落下些许文字痕迹，便在与生活的不断碰撞中渐渐稀释于琐碎的悲哀，终成旧梦。难怪在诗人的称呼前冠之以“老”显得那么稀有，又令人不解：为什么诗神对他如此垂青，“始乱”而未“终弃”？

纵观余光中一生（也许只能称半生或大半生，因为诗人至今仍无大疾困扰，笔耕不辍）所得800余首诗作，风格可谓七回八转。早年诗集《舟子的悲歌》中那些稚气未脱的篇

章，直白而激情满怀，自称受英诗启发甚大。之后几经周折，经西方多种“主义”的浸染在创作形式和技巧乃至主题上均留有或明或暗的印迹。身陷古今诗阵，游弋于中西文化大潮中的余光中左冲右杀，年轻人凌厉的气质使他不肯臣服于任何一位先师，倒是把自己的语言磨成了一刃可手的兵器，轻巧如让爱情飘飘欲仙的羽翼；重则雷霆万钧，将千年历史化作斗酒愁肠；锋利时直逼人性的昏黄，斑斓处诗的灵光熠熠生辉。

以诗为文的余光中同样不肯舍弃散文这片沃土。他写了许多与诗歌同等重量的散文，共12本专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诗不全在诗里，一部分已化入散文。诗的意象在无韵的文字中起伏跳跃，仿佛一波粼粼的河水中闪动点点阳光；凝炼而有弹性的文字使文章如同少女健壮的肌体，昂扬着生机；诗的韵律如同有节奏的呼吸，更是使文章散中有神。他把散文分作情、理、意、事、景五元素，并断言能此能彼才是大家。有心的读者不妨以此标准判定一下余光中在现代散文家如云的文坛中应有的位置。

幼年时代，余光中为避战火在大陆南方辗转迁徙，后流落香港，定居台湾。成年后，除求学、教学、旅游出访欧美外，大部分时间流连于港、台的书房和讲台，在此得诗得文也最多。大约因为外在的生活阅历相对平和，审美情趣也是文人化的，具有典型的文人“雅趣”。

目 录

余光中是一首诗(代前言)	郑实 1
--------------------	------

散 文

四月,在古战场.....	1
南半球的冬天.....	8
不朽,是一堆顽石?	15
西欧的夏天.....	28
桥跨黄金城.....	31
鬼雨.....	52
焚鹤人.....	61
牛蛙记.....	72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80
猛虎与蔷薇.....	90

书斋·书灾·····	94
论天亡·····	101
借钱的境界·····	103
朋友四型·····	107
幽默的境界·····	110
三间书房·····	115
舞台与讲台·····	118
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	122
假如我有九条命·····	126
剪掉散文的辫子·····	130
四窟小记·····	140
自豪与自幸·····	145

诗 歌

昨夜你对我一笑·····	153
北京人·····	155
祈祷·····	157
珍妮的辫子·····	159
十字路口·····	161
女高音·····	162
批评家·····	164
西螺大桥·····	165
招魂的短笛·····	167
尘埃·····	169
真空的感觉·····	171
春天,遂想起·····	173
香杉棺·····	176
史前鱼·····	178

多峰驼上.....	182
等你,在雨中.....	186
下次的约会.....	188
茫.....	190
敲打乐.....	192
双人床.....	199
如果远方有战争.....	201
越洋电话.....	203
一武士之死.....	205
乡愁.....	207
慈云寺俯瞰台北.....	209
长城谣.....	211
楼头.....	213
九广路上.....	215
小褐斑.....	217
公无渡河.....	219
旗.....	220
湘逝.....	222
厦门街的巷子.....	228
风铃.....	231
梅雨笺.....	232
寄给画家.....	234
听蝉.....	236
许愿.....	239
叫醒太阳.....	241
荷兰吊桥.....	243
今生今世.....	245
矛盾世界.....	246

四月，在古战场

熄了引擎，旋下左侧的玻璃窗，早春的空气遂漫进窗来。岑寂中，前面的橡树林传来低沉而嘶哑的鸟声，在这一带的山里，荡起幽幽的回声。是老鸦呢，他想。他将头向后靠去，闭起眼睛，仔细听了一会，直到他感到自己已经属于这片荒废。然后他推开车门，跨出驾驶座，投入四月的料峭之中。

水仙花的四月啊，残酷的四月。已经是四月了，怎么还是这样冷峻，他想，同时翻起大衣的领子。湿甸甸阴凄凄的天气，风向飘忽不定，但风自东南吹来时，潮潮的，嗅得到黛青翻白的海水气味。他果然站定，嗅了一阵，像一头临风昂首的海豹，直到他幻想，海藻的腥气翻动了他的胃。这是斜向大西洋岸的山坡地带，也是他来东部后体验的第一个春

余光中 著

天。美国孩子们告诉他，春天来齐的时候，这一带的花树将盛放如放烟火，古战场将佩带多彩的美丽。文葩告诉他说，再过一个星期，华盛顿的三千株樱花，即将喷洒出来。文葩又说，鲈鱼和曹白鱼正溯波多马克河与塞斯奎汉纳河而上，来淡水中产卵，奇娃妮湖上已然有天鹅在游泳，黑天鹅也出现过两只了。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有一次他问她。文葩笑了，笑得像一枝洋水仙。我怎么不知道，她说，我在兰开斯特长大的嘛。你是一个乡下女娃娃，他说。

在一座巍然的雕像前站定，他仰起面来，目光扫马背骑士的轮廓而上，止于他翘然的须尖。他踏着有裂纹的大理石，拾级而上。他伸手抚摸石座上的马蹄，青铜的冷意浸冰他的手心，似乎说，这还不是春天。他缩回手，辨认刻在石座上的文字。塞吉维克少将，一八一三年生，一八六四年歿，阵亡于维琴尼亚州，伟大的战士，光荣的公民，可敬的长官。已经一百年了，他想。忽然他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欲攀马尾而跃上马背，欲坐在塞吉维克将军的背后，看十九世纪的短兵相接。毕竟这是一座庞伟的雕塑，马鞍距石座几乎有六呎，而马尾奋张，青铜凛然，苔藓滑不留手。他几度从马背上溜了下来，终于疲极而放弃。他颓然跳下大理石座，就势卧倒在草地上。一阵草香袅袅升起，袭向他的鼻孔。他闭上眼睛，贪馋地深深呼吸，直到清爽的草香似乎染碧了他的肺叶。他知道，不久太阳会吸干去冬的潮湿，芳草将占据春的每一个角落。不久，他将独自去抵抗一季豪华的寂寞，在异国，冷眼看热花，看热得可以蒸云煮雾的桃花哪桃花，冷眼看情人们十指交缠的约会。他想象得到，自己将如何浪费昂贵的晴日，独自坐在夕照里，数那边哥德式塔楼的钟声，敲奏又一个下午的死亡。然而春天，史前而又年轻的春天，是

不可抗拒的。知更说，春从空中来。鲈鱼说，春从海底来，土拨鼠说，春是从地底冒上来的，不信，我掘给你看。伏在已软而犹寒的地上，他相信土拨鼠是对的。把簪簪的鼻子浸在草香里，他静静地匍匐着，久久不敢动弹，为了看成群的麻雀，从那边橡树林和桦木顶上啾啾旋舞而下，在墓碑上，在铜像上，在废炮口上作试探性的小憩，终于散落在他四周的草地上，觅食泥中的小虫。他屏息看着，希望有一双柔细而凉的脚步会误憩在他的背上。不知道那么多青铜的幽灵，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喜欢春天又畏惧春天，因为春天不属于我们，他想。我的春天啊，我自己的春天在哪里呢？我的春天在淡水河的上游，观音山的对岸。不，我的春天在急湍险滩的嘉陵江上，拉纤的船夫们和春潮争夺寸土，在舵手的鼓声中曼声而唱，插秧的农夫们也在春水田里一呼百应地唱，溜啊溜连溜哟，呷呀呀得喂，海棠花。他霍然记起，菜花黄得晃眼，茶花红得害初恋，嘈嘈的蜂吟中，菜花田的浓香薰人欲醉。更美，更美的是江南，江南的春天，江南春。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一次在中国诗班上吟到这首词，他的眼泪忍不住滚了出来。他分析给自己听，他的怀乡病中的中国，不在台湾海峡的这边，也不在海峡的那边，而在抗战的歌谣里，在穿草鞋踏过的土地上，在战前朦胧的记忆里，也在古典诗悠扬的韵尾。他对自己说，西北公司的回程票，夹在绿色的护照里，护照放在棕色的箱中。十四小时的喷射云，他便可以重见中国。然而那不是害他生病害他梦游的中国。他的中国不是地理的，是历史的。他凄楚地，他凄楚地想。

四月的太阳，清清冷冷地照在他的颈背上，若亡母成灰的手。他想。他想。他想。他永远只能一个人想。他不能对那些无忧的美国孩子说，因为他们不懂，因为中国的一年等于

美国的一世纪，因为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多于他们饮过的牛奶饮过的可口可乐，因为中国的孩子被烽火烽火的烟薰成早熟的薰鱼，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他只能独咽五十个世纪乘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凄凉，中秋前夕的月光中，像一只孤单的鸱鸟，他飞来太平洋的东岸。从那时起，他曾经驶过八千多英里，越过九个州界，闯过芝加哥的湖滨大道，纽约的四十二街和百老汇，穿过大风雪和死亡的雾。然而无论去何处，他总是在演独角的哑剧。在漫长而无红灯的四线超级公路上，七十哩时速的疾驶，可以超庞然而长的甘轮卡车，太保式的野豹，雍容华贵的凯地赖克，但永远摆不脱寂寞的尾巴。十四小时，汉姆莱特的喃喃独白，东半球可有人为他烧耳朵，打喷嚏？偶或驶出冰雪的险境，太阳迎他于邻州的上空，也会逸兴遄飞，豪气干云，朗吟李白的辞白帝或杜甫的下襄阳，但大半总是低吟“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八千里路的云和月。八千哩路的柏油和水泥。红灯，停。绿灯，行。南北是 Avenue，东西是 Street，方的是 Square，圆的是 Circle。他咽下每一哩的紧张与寂寞，他自己一人。他一直盼望，有一对柔美的眼眸，照在他的脸上，有一个圆熟可口的女体，在他的右手的座位，迷路时，为他解地图的蛛网，出险时，为他庆幸，为他笑。

为他笑，他出神地想，且为他流泪，这么一双奇异的眼睛。一只鹰在顶空飞过，幢然的黑影扫他的脸颊。他这才感到，风已息，太阳已出现了好一会了。他想起窈窕，肥沃而多产的窈窕。最肥沃的地方，只要轻轻一挤，就会挤出杏仁汁来。他不禁自得地笑出声来。以前，他时常这么取笑她的。可怜的女孩，他爱惜而歉疚地想。先是一撮纤细而多情的表妹，如是其江南风，一朵瘦瘦的水仙，江南的风中。然后是知

己的女友，缠绵的情人，文学的助手，诗的第一位读者。然后是蜜月伤风的新娘，套的是他的指环，用的是他的名字，醒时，在他的双人床上。然后是小袋鼠的母亲，然后是两个，三个，以至于一窝雌白鼠的妈妈。昔日的女孩已经蜕变成今日的妇人了，曾经是袅袅飘逸的，现在变得丰腴而富足，曾经是羞赧而闪烁的，现在变得自如而安详。她已经向雷努瓦画中的女人看齐了，他不断地调侃她。而在他的印象中，她仍是昔日的那个女孩，苍白而且柔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爱情和文学，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他走来，而他不得不张开他的欢迎，且说，我是你的起点和终点，我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我的孩子是你的孩子，我会将你的处女地耕耘成幼稚园，我会喂你以爱情，我的桂冠将为你而编！他仍记得，敬义说的，车票和邮票，象征爱情的频率。他仍记得，一个秋末的晴日下午，他送她到台北车站。蓝色长巴士已经曳烟待发。不能吻别，她只能说，假如我的手背是你的上唇，掌心是你的下唇。于是隔着车窗，隔着一幅透明的莫可奈何，她吻自己的手背，又吻自己的掌心。手背。掌心。掌心。这些吻不曾落在他唇上，但深深种在他的意象里，他被这些空中的唇瓣落花了眼睛。

太阳晒得草地蒸出恍惚的热气，鸟雀的翅膀扑打着中午。不久，塞吉维克将军的剑影向他指来。他感到有点胃痛，然后他发现自己伏身在草上已太久，而且有点饿了。已经是晌午了呢，他想。他从草地上站起来，抚摸压上了草印的手掌，并且拍打满身的碎草和破叶。忽然他感到非常饿了，早春的处女空气使他呼吸畅顺，肺叶张翕自如，使他的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一刹那间，他幻想自己一张臂成了一尾潇洒的燕子，剪四月的云于风中，以违警的超速飞回国去。一阵

风迎面吹来，他的发扬了起来，新修过的下颌感到一抹清凉。他果然举起两臂，迅步向那边的瞭望塔奔去，直到他稍稍领略到羽族滑翔的快感。然后他俯倚在灰石堆上，等待剧喘退潮。松枝的清香沛然注入他腔中，他更饿了，但同时感到四肢富于弹性，腹中空得异常灵利。如果此刻必定在塔下向他挥手且奔来，他一定纵下去迎她，迎好雌性胴体全部的冲量。在温暖的阳光中，他幻想她的淡褐之发有一千尺长，让他将整个脸浴在波动的褐流之中。他希望自己永远年轻，永远做她的情人。又要不朽，又要年轻，绝望地，他想。李白已经一千二百六十四岁了。活着，呼吸着，爱着，是好的。爱着，用唇，用臂，用床，用全身的毛孔和血管，不是用韵脚或隐喻。肉体的节奏美于文字的节奏。他对塔下辽阔的古战场大呼，宓宓！宓宓！宓——宓！呼声在万年松之间颤动、回旋，激起一群山鸟，纷纷惊惶地折响黑翼，而二千座铜像和石碑，而四百门黝青的铁炮，而迤邐廿多哩的石堆和木栅，都不能应他的呼声。他们已经死了一个多世纪，一百多个春天都喊他们不应，何况他微弱的呼声。

不朽啊。年轻啊。如果要他作一个抉择，他想，他宁取春天。这是春天。这是古战场。古战场的四月，黑眼眶中开一朵白蔷薇，碧血灌溉的鲜黄苜蓿。宁为春季的一只蜂，不为历史的一尊塑像。让缪斯嫁给李贺或者嘉尔西亚·洛尔卡，可是你要嫁给我，他想。让冰手的石碑说，这是诗人某某之墓，但是让柔软的床说，现在他是情人。站在瞭望塔的堆上，站在浩浩乎复不见人的古沙场顶点，站在李将军落泪，米德将军仰天祈祷的顶点，新大陆的河山匍伏在他的脚下，四月发育着，在他的脚下，发育着、放射着、流着、爬着、歌着。茫茫的风景，茫茫的眼眸。茫茫的中国啊，茫茫的江南和黄河。三

百六十度的，立体大壁画的风景啊，如果你在她的眸里，如果她在我的眸里，他想。中午已经垂直，阳光下，一层淡淡的烟霭自草上自树间漾漾蒸起。成群的鸟雀向远方飞去，向梅荪·狄克生线以南。收回徒然追随的目光，惘然，怅然，他感到非常、非常饥饿。他想起古战场那边的石桥，桥那边的小镇，镇上的林肯方场，方场上，一座三层七瓴的老屋，他的公寓就在顶层，适宜住一个东方的隐士，一个客座教授，一个怀乡的诗人，而更重要的是，冷箱里有烤鸡和香肠，还有半瓶德国啤酒。

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盖提斯堡·古战场

附识：文葩(Barbara Wenger)，班上一女孩，日尔曼后裔，德国文学系，宾州兰开斯特人，常和另一同学贾翠霞(Patricia Carey)来看作者，并赠以兰开斯特的双黄蛋和新泽西州海边的连翘花。